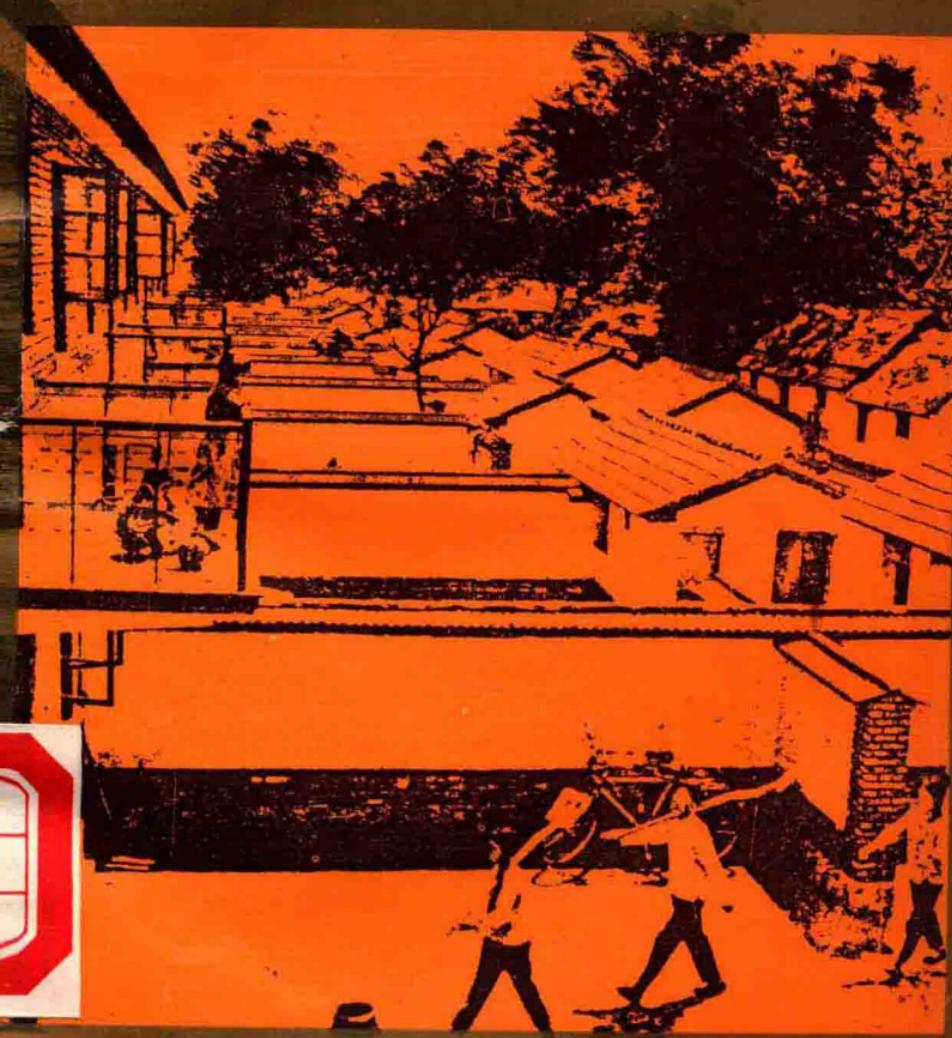


叩开富门的年轻人

韦林夫 沈青龙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叩开富门的年轻人

韦林夫
沈青龙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插图：曾 平

姚 苏

王 勉

叩开富门的年轻人

韦林夫 主编
沈青龙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75 字数96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600 册

书号：10100·880 定价：0.80元

责任编辑 刘勇坚

致富之花漫山遍野



——代序

韦林夫

如今，在希望的田野上，勤劳致富之花竞相开放。这里，我们采撷来几朵瑰丽的鲜花，奉献给亲爱的读者，希冀有更多的农民兄弟姐妹，尽快走上富裕大道。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涂满“左”的色彩的一页，祖国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党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一号文件，象骀荡春风，唤苏万物，神州大地无限生机；似催征战鼓，激人奋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以及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专业户、联合体、家庭农场等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地冲破贫瘠僵硬的地表，茁壮生长。多少有理想、有才干的年轻人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商品生产领域里大显身手。于是，出现了象周波、徐柏明、蓝敦华、郭仁敢、杨吟山、王节力等一大批叩开富门的年轻人。他们是勇敢的开拓者，是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模范，

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的主人公们，有的是呕心沥血发展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有的是千方百计打开富门的专业户。对于领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社会上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议论，至今仍能从某些人的牙缝中听到一言半语的非难，尤其是对那些冒富专业户。其实，中央文件说得非常明确，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大政策，是一项要长期坚持的政策。中共中央一九八六年一号文件重申：“我们在政策上既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又应承认差别，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才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实践证明，部分先富是共同富裕的起点，而共同富裕是部分先富的结果。社会主义既需要象周波、蓝敦华、吴雪松、吴桂林这样的集体致富的领头雁，也需要徐柏明、严德明、黄山俊、王金球这样的勤劳发家的先行者。集体致富光荣，当专业户同样光荣。

开拓者的实践说明，治穷致富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或崎岖，或曲折，有泥泞，有荆棘。当严德明炼油酸遭磨难，被迫外出的时候；当徐柏明养鸡失败，一些人起哄要搬家具的时候；当姚永生的船被撞破，快要沉没的时候；当谢发宏从蟹池中一篮子一篮子拎死螃蟹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酸辣苦涩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他们没有那股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是不可能迈开致富步伐的。

要问这些叩开富门的年轻人的成功诀窍，精明的读者会从本书字里行间找到答案。假如我是一个农村读者，在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本的时候，也许会这样想：应该象他们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管它闲言碎语飞

短流长；应该象他们一样，树立共同致富的崇高理想，放开手脚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应该象他们一样，善于分析环境、条件，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发挥优势，讲究效益；应该象他们一样，重视搜集、研究和利用信息，掌握商品经济的规律，力戒盲目性；应该象他们一样，刻苦学习科学知识、钻研技术，借助科学的力量，促进生产的发展。当然，更应该象他们一样，遵纪守法，夺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在农村改革中当表率、做模范。

当我们读着这本书的时候，也许主人公们在事业上又有了新成就，也许有不少人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我们期望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局面：富裕之花漫山遍野。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农部、《致富报》编辑部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目 录

1	愿富裕之花漫山遍野(代序)	韦林夫
1	闪光的珍珠	羊 臣
10	开拓者之歌	李 驰 郭冬鸣
17	愁 富	杨步才
24	两份报告的由来	杨 仪
32	出头椽子	李志成
42	木匠养鸡	王业定 于顺和
48	皮鞋迷	李学富 张芳进
56	水中捞金的传说	吴 旭
63	凤凰怎样从鸡窝起飞	张政海
70	他从梦中走来	黄跃平
76	猪场春秋	刘嘉谷 陈仁波
86	弯弯的水路	文 洪
92	海边拓荒者	孙宣乾

99	酸酸甜甜	丁乐信
107	铺设共同富裕的五彩路	张泽民 姜圣瑜
117	一个养鸡公司的诞生	朱海曙
122	他迷上了这一行	刘长虹 周桐淦
130	新的进击	李 予
137	奉献给老区人民的歌	祁步华

闪光的珍珠

羊 臣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上午。

北京中南海国务院礼堂。

十二名全国农业先进人物神采飞扬地登上讲台，向中直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讲述农村的巨大变化，汇报他们对理想和事业的执着追求。其中有位操着武进口音的英姿勃勃的青年农民，他，就是江苏省农业劳动模范、南京市浦口区顶山乡北圩珍珠养殖场场长周波。

人们总喜欢把珍珠当作美好的象征，而周波在带领群众育珠致富的过程中，恰如一颗晶莹的珍珠那样发出夺目的光彩。

周波原是武进县安家乡人氏，在那动乱的年代，算是高中毕了业。可惜父亲没有多大能耐，家境颇为清寒。有人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于是，他学裁缝、学养蚌育珠。安家乡人多田少，加上“大呼隆”和“大锅饭”，集体分配可怜得很。周波不甘于在家乡守穷，只身外出闯荡。他先后到过溧水、高淳、江浦，还到过安徽省宣城等县，但在那年

月，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周波徒有手艺，无法施展，二十五六岁的人，连个对象都找不到。

一九七五年底，周波来到了南京市浦口区顶山公社南圩大队西场生产队。这里塘多水色好，养蚌育珠条件优越。他暗自庆幸这下有了用武之地。可是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珍珠，根本不相信这水塘能长出“珍宝”来。为了感动“上帝”，周波提出：队里没钱不要紧，只要出张证明，把他从家乡带来的四斤珍珠出售掉，就有了本钱。他自己以裁缝为生，育不成珍珠，不要队里一分钱报酬。这样的好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流浪汉，居然有四斤珍珠，能不叫人生疑吗？情况汇报到公社，于是，周波被当作嫌疑对象受到了审查。世间的事很怪，好事变成了坏事，但有时坏事又变成了好事。不查便罢了，一查倒给周波在北圩扎根创造了条件，因为不仅了解到他家三代是贫农，而且搞清了四斤珍珠来路是正当的，那是他在家乡时，集体付不出他的报酬，权以四斤卖不掉的等外珠作代价。

问题查清了，周波有了立足之地。一个人一生可能有各种机遇，可是连周波本人也没有想到，从此，北圩村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成家立业。

一九七六年，周波为西场队精心培育了三千只手术蚌。为了鼓舞大家的信心，年底先剖了八百只蚌，虽然收获的珍珠质量不够理想，但收入了二千七百元，干部拍拍周波的肩头，咧着嘴笑了；群众老远就打招呼，有人还当面伸出了拇指。

用不着广播，消息一下子在北圩村传开：西场队来了个

能人，水塘里长出了珍珠。邻近的竹园队老队长李本发睡不着觉了：我当了这么多年队长，吃辛受苦，可是竹园队仍是“吃粮四百八，吃油一斤八，工分单价四毛八，集体欠贷七千八”的全乡有名的穷队。要是能把这位能人请来，也许会有转机。李本发似乎看到了希望，他来到西场队找周波，第一次没见着，第二次他不在，第三次又没遇上。老队长心想，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出了诸葛亮。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老队长身穿一件破棉袄，脚着一双已经被雪水浸湿了的解放鞋，再次来到周波的住处，用他那双冻僵了的手紧紧握住周波的手。周波望着浑身冻得直哆嗦的老队长，被他那治穷致富的强烈愿望深深地感动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帮忙呢？

周波一到竹园队，群众就围上来，一听说育蚌要清塘泥，一个个就回去抓锹找担。尽管是严冬季节，老队长不顾糖尿病，赤着脚带领大伙儿挑泥清塘。周波感动得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决心把整个身心都扑上去。什么重活、苦活他都抢着干，连躺在床上，也想着养蚌育珠的事。鱼蚌混养是增加收益的好办法，但是人要多吃辛苦，周波每天要割五六百斤草料投进鱼塘。

想不到，这时周波竟患了严重的肺脓肿，老队长和群众给他送来好吃的。为了不让大家多操心，周波要求回老家休养，队里专门开着拖拉机把他一直送到家。

人在武进县，心在竹园队，病情稍有好转，周波就赶回北圩村，又投入了紧张的劳动。

转眼到了年底，队里其他收入仍不见增加，大伙儿眼睛都盯在河蚌上。周波不得不提前剖了两千只蚌，收获了十八斤珍珠。

育珠人都知道，卖当年珠是很不合算的。由于质量差，他们跑了十五趟，最后才托人卖给了药材部门，得了五千多元。这在当时，对穷得叮当响的竹园队来说，是笔可观的收入，全队每个工的单价因此提高了两角钱，社员们高兴得添了几分劲，只要是养蚌育珠的活，再苦再累也不吭一声。

在社员们的眼里，周波简直成了“财神”。可是他们又担心，万一“财神”走了怎么办？老队长三番五次动员周波把户口迁来，社员们也议论着如何帮他安家的事。要说条件，武进不比浦口差，可是北圩人的深情厚谊，特别是西场队姑娘柴长兰对他的真挚的爱情，使周波难割难舍。一九七八年四月，他终于下定决心，从世代居住的老家把户口迁到了北圩村。当年五一节结了婚。从此，周波就在这片土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

且不说，周波那几年吃了多少辛苦，就看一看竹园队的蚌珠收入发生了多大变化吧：一九七八年收入六千元，一九七九年增至一万多元，一九八〇年飞跃到六万多元，这一年人均分配三百零八元，位列全乡榜首。周波清楚地知道，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这两年的大发展，离不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离不开老队长和全队社员的艰苦奋斗。老队长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个人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党，什么事也办不成。周波啊，你年轻，有文化，有技术，现在又有点名气了，大家感谢你，你可要为大家着想啊！”周波想，五十年代入党的老队长，多少年来为集体事业呕心沥血，确实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榜样，应该向他学习。但他也意识到，光靠自己一个人，身单力薄，要使更多的人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技术无私地传授给

群众，培养一支育珠技术队伍，才能把北圩村，以至顶山乡，甚至浦口区的珍珠事业搞上去。

一九八〇年周波在老队长积极支持下，向大队党支部提出了成立珍珠养殖场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老队长担任养殖场场长，周波担任技术员。老队长风趣地说：“周波啊，这千斤担子，你得挑八百斤，你拿主意我拍板，碰到难题我出面。”老队长放手，周波大着胆子干。他用考试的办法，从全村择优录用了五十名青年，手把手地传授技术。

那些日子，周波忙得不可开交，研究规划设计啦，制定管理制度啦，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一九八二年，他们将不成规矩的水面改造成规格鱼池。一九八三年进一步挖深，变成高产的鱼蚌混养塘。这一年养殖场收入二十二万元，一九八四年收入三十二万元，一九八五年猛增到七十一万元。连同各队的蚌珠收入，全村达到一百零六万元，人均收入一千零四十元，比一九八〇年人均收入三百零八元，翻了两番半。

党的正确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凭周波的技术，当个育珠专业户，马上就会发起来，一年几万元不用费大劲，而和大家一起干，多吃辛苦不谈，要是比别人多拿一点钱，别人还会眼红。何苦呢？亲友们这么劝他。但周波想的是，国家允许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为的是引导大家发挥智慧和干劲，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而社会主义，最终是要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当专业户、万元户光荣，带动群众共同致富更光荣。何况在自己还是个流浪汉的困难情况下，是北圩的干部群众把自己当作亲人留下来，为自己发挥一技之长提供了条件，我怎能只顾一家富呢？

作为养殖场负责人，周波琢磨着如何发挥集体经济的优



势，带动更多的农户富起来。他们制定了“四统一、一分散”的联营办法，由养殖场统一提供育珠蚌，统一进行技术指导，统一采珠的时间、质量要求，统一对外销售，根据塘口情况，由承包的队、组、户分散管理，盈利大部分归承包者。这样，全村百分之八十八的农户和养殖场联营，成为南京市第一个珍珠养殖专业村。

周波心里想的并不只是一个北圩村，他把技术献给了更多的人。一九八一年起，他先后向十多个省的农民作了三十多场的义务技术传授和现场操作表演。他还帮助雨花台区七里镇渔业大队建立珍珠养殖基地。周波是那么热心地向专业户、向别的单位传授技术，也许有人会说，他大概是明里不拿暗里拿，要是没有报酬，谁干这种蠢事呢？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周波的精心指导，有一年娄圩生产队珍珠收入三万元，大伙说，周波费了不少劲，该付人家工资，可是周波怎么也不肯要。他们借周波弟弟结婚，送来一件呢制服。周波想，退回去不好处理，硬是付了钱。有个社员叫解福高，在周波帮助下养蚌育珠，年收入三万元，超过周波收入的好几倍。解福高当然感激不尽，他知道周波不收礼的脾气，就趁过春节，塞给周波儿子六十元“压岁钱”。周波知道后，说什么也要退回去。周波认为，帮助别人致富是应尽的责任，不该谋取份外之财。

一九八三年，河南省有个县派人来聘请周波，优惠条件是每年五千多元工资，当时周波的年收入只有二千多元。按理说，周波可以应聘。但他没应允，而是对来人说：“你们想发展珍珠养殖业，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指导。”周波说话算数，后来支援了那个县二千多只小蚌，自己去了一趟，当面

指导，人家要算钱给他，他一分也没要。对方为了表达心意，赠送了一面锦旗给北圩珍珠养殖场。

一九八四年十月，周波随区领导去深圳特区考察，有个单位对周波的育珠技术十分感兴趣，当着浦口区领导的面，聘请周波去深圳帮助发展珍珠生产，愿出年薪二万元，并提供一幢小洋房，家眷的户口也可以迁去，这对一个农民技术员来说，是够特殊照顾的了，也许多少人做梦也想不到。可是周波却没有答应。他想的是第二故乡的乡亲父老还没有都富起来，他告诉对方，联营可以，要他离开浦口不行。

当周波在河蚌育珠上取得突出成绩的时候，有关方面准备录用他为国家正式技术人员。祖祖辈辈捧“泥饭碗”的乡下人，竟然要转成国家干部了，他爱人特别高兴，因为当初他俩结合的时候，不少人持反对态度，说小柴找不到人啦，找了个无房无财的流浪汉。如今，丈夫要丢掉“泥饭碗”当国家干部，她能不自豪吗？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丈夫却不想捧“铁饭碗”，他决定留在农村和大家一起治穷致富。她伤心地哭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人家千方百计搞农转非，你却想放弃。你不当干部，人家会说你怕当干部少拿钱，不要做这种不讨好的傻事。”周波等妻子住了哭声，耐心开导她：“我要是贪钱，早就当专业户或者出去捞外快。我有育珠一技之长，就要在养珠事业上发挥出来，不在乎当不当干部。”周波讲的是实情，他从来不肯钻钱眼。

北圩珍珠养殖场出的珍珠质量好，受到外贸部门和外商的好评。为了多为国家创汇，周波坚持把好的珍珠卖给国家外贸部门。在珍珠销售转畅的时候，一些人高价抢购珍珠。一天，一位自称是老乡的人来到周波家，拉过家常说要交个朋友，掏

出两只金戒指作见面礼。周波说：“这样的厚礼不能收，有事照讲。”来人提出要买点珍珠，价钱可以商量。周波明白了，原来是想套购珍珠。他严肃地说：“我们场的珍珠不卖给私人，你把戒指拿走，不然，我就从楼上摔下去！”

周波的作为，对一些人来说，简直不可理解。有几个青年从报纸上了解到周波的事迹后，联名写信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周波答复道：“说我不不要钱，根本不可能。我的工资当然要，但不义之财我半点也不要。”

回忆这几年的历程，周波有几件事永远不能忘怀：一九八二年上半年，他当上区人大代表，接着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这年年底，组织上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四年两度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党和人民每给他一次荣誉，他总有好几夜睡不着觉，在兴奋、激动的同时，更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责任大了，从而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一九八四年老场长李本发临终时，嘱咐周波：“你还年轻，要为党做更多的事，要带领群众一起富。”老场长逝世了，周波难过了好久，他终生忘不了这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给予自己的关心、支持、培养和教育。他发誓要象老场长那样，为党的事业，为人民利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奋斗一辈子。